



福爾摩斯最  
新偵探奇案

# 紅衣女盜下冊

英國柯南道爾著  
吳縣魯恨生譯

## 第十一章 老福之豪胆

其人既許尼勃司以謀殺吾友福爾摩斯及達克巴。即戴冠辭別而出。尼勃司亦忻然有喜色。福即挈余手。躡足越垣而出。余此時中心之驚駭。無可名狀。額汗涔涔。手足無措。思吾等皆爲文士。不善趨。其人慣行殺戮。趨走必速。倘爲所見。則余等殆矣。早知有此危險。悔不赴老福之約矣。兩足雖力趨。而其奔走之速率。反覺不如昔日之迅矣。

行不二十武。見道旁有一鐵籬。不甚高。籬內房屋。半已圯毀。福急反首輕謂余曰。華生。盍入內暫避。言時。已一躍而入。余亦蹤身進。正屋之左旁。適有一小屋。如往昔之汽車室然。顧今已牆穿壁漏。余等乃急隱身入。蹣伏一隅。余

之全體猶繹繹作抖。默思此宅來時似未見。豈吾友亦不諳此間途徑。故構入于他道。而彼人者亦未聞出。豈彼已從他道歸乎。或與尼勃司尙有所言。故此時尙未出乎。正思忖間。忽聞履聲橐橐由遠而近。余知其人來矣。心忤忤然跳更甚。深恐爲彼所見。則余與老福直如網中之魚。甕中之鱉。無可倖逃者矣。急縮身如蝟。緊執老福之衣。并大氣不敢作。而默窺吾友。則又探其首。斜其目。竊視行者之爲誰何。既而履聲已至籬畔。余目雖不敢一視。而耳能聞之。但聞其人且行且言曰。……既能得錢財。又能報宿仇。一舉兩收。寧非快事。嘻。福爾摩斯乎。爾縱狡惡。明日此時將我爲刀下之鬼矣。余知此時之爾尙在懞懞然。思爾捕人之術也。言至此。聲漸寂。不能別。蓋此人行甚速。去已遠也。余心頗慶幸。以爲此生自死中逃出者也。乃急謂吾友曰。福君。余

駭將死矣。今盜已去。余等盍速歸。福曰。華生爾胆小如鼷。何能成大業。此時自當歸矣。留此何益。乃鑽牆越籬而出。既至籬外。福復舉目四顧。有頃居先向東行。余急牽其衣曰。君誤矣。……君誤矣。余憶來時向東行。歸時何得復向東行。福曰。爾毋多言。余此間道路頗熟。甯有迷途之者。爾速隨余行。遲恐不及。余曰。君不走大道而必欲向此行者。含何用意。福曰。華生。爾何若是。余欲行此道者。自有余之道。爾如胆怯者。則向西回之可也。言時已疾趨。略不回顧。依余之心。西行回家者。固求之而勿能得也。然而福既以此言與余。余若作兒女態。掉頭竟回。則明日者。非唯無面顏以見福。且亦太無昂藏七尺之男子氣矣。故縱以此行而不得全屍以歸。亦不得不忍痛以往也。乃急飛步疾隨吾友而行。

浮雲黯淡。星月迷朦。道上燈光。慘綠可怖。行人闐寂。萬籟無聲。百十武之外。一人踽踽而行。時隱時現。福於暗陬處。緊隨之。彼東亦東。彼西亦西。略不懈。既而行漸荒落。村犬有聲。田虫漸聞。余雖知前行者。卽欲殺福之人。但不知吾友隨之而行。含何用意。豈彼欲先殺之乎。但能殺人者。必甚狡。恐彼故作不聞不見。以誘福入陷阱。……噫。吾友爾。毋昏昏而復蹈塘畔之覆轍。既而遙見彼人者。入小徑。至一屋前。以指彈門二下。卽有一人應聲啓之而入。福急牽余曰。華生……來。余領首隨之行。此間固鄉僻。皆爲貧苦之農民所居。故屋宇皆狹小如鷄籠。而此宅者。又僅二進。且窗牖半殘缺。頗可窺內幕。余等乃復伏黯處窺之。則見一小室之中。橫列矮榻三四。健男子三人。皆裸其體。赤其足。仰面臥于榻上。狀皆兇惡。中置煤油燈一。慘淡無光。其人旣入坐。

臥者三人。卽齊聲曰。老哥。此事利乎。彼欲殺何人。願酬幾何。其人猶笑曰。爾等試猜之。彼之必欲殺戮者爲誰之仇人。一人曰。此何難猜。與彼無干者。彼何爲欲殺之。彼欲殺戮者。自爲彼之仇人。特不知其仇人爲誰何。其人笑曰。天下自無殺無仇之人。欲殺之者。自亦出于不得已。特彼之所欲殺者。殊無甚謂。彼人者。實余等之大仇也。故此舉名爲殺彼之仇。實則與余等以錢。命余等報宿仇也。三人聞至此。皆從床間躍起曰。余等知矣。……余等知矣。彼所欲殺者。其必爲殺我義弟之私家大偵探福爾摩斯矣。此事好矣。誠求之而勿得。但不知彼以何恨而欲殺之。爾已允之乎。其人乃以尼勃司欲殺達克巴及福爾摩斯之事告之。並云尼勃司頗饒家產。彼因爭名譽故。殺人之心甚決。余先將其祕密盡行探知。乃故辭以不能任此責以難之。彼惶急。願

以五百鎊酬余。余笑却之。彼乃允以一千鎊爲酬。余以此事尙不甚難。且余等欲殺福爾摩斯之心。存之已久。皆以未得間而止。今既若是。名義上雖爲代彼復仇。實則報我等之仇耳。故遂允應之。一人曰。爾之行事。尙不老練。手段尙不兇辣。彼旣興如此之決心。則巨費自不敢惜。爾旣盡得其祕密。則儘可笑謝之。再不能。則要挾之。慄慄之不憚。彼不以萬鎊十萬鎊。雙手奉爾。爾乃聞一千鎊之數。卽忻然允應。雖謂殺己之仇。爾之目光。亦太小矣。其人曰。人之爲事。須有知足。切不可過過其分。以昧盡天良。余等雖時以殺人爲事。然自問良心亦須可安。要之以十鎊百鎊。余亦何嘗不能。特余之不欲然耳。一人復曰。言雖若是。特爾一人之力。能遽殺彼智勇兼備之福爾摩斯乎。須以余等爲助。乎其人曰。殺之之道。余適已與尼勃斯籌之熟。勿勞尊駕矣。一

人曰。驕者多敗。爾毋大言。其人曰。爾等視余之成功可也。行殺之道。余已思得萬全。一人曰。然則其說可得聞乎。曰。此時但勿問。且待明日。雖不欲知而自能知也。言已揚揚有得意色。福乃挈余衣。尋徑而歸。

既至家中。鐘已鳴十一下。余謂福曰。爾適謂余胆小如鼷。不能成大業。須知余業醫。平素目光中所見所聞。皆爲安靜和穆者。非若爾業偵探者。司空見慣。此等事略不介乎意也。余於得君書後。疑君有所失。或大盜已綑縛于大樹之上。故急急就道。不謂乃欲使余罹此危險。余此時之魂魄驚宕尙未定也。福曰。華生。爾何不思。余如被獲。則決不能復得泰然作書。若云兇犯被余獲。則解警署。方慮不及。何得復事從從容容。綑縛大樹之上。以自尋彼等之劫門。余之所以命爾來者。特欲增長爾之閱歷。抑亦防有不測。求爾襄助也。



余曰然。但不知君何能知尼勃司邀其人至其家。且又何能知其人非爲善類。福曰。彼人者。余固早識之也。爾適時不聞彼云。三年前曾與三弟兄以賭起爭。殺一商人之子。被余拘案。死一人。此事固甚信。余曰。此事余本擬叩君。彼等豈與商人共博。爭勝負不能下。遂下其蠻橫之手段。以殺之哉。曰。否也。商人之子。多貲財。但狂放不羈。終日與彼等爲伍。揮金如泥沙。彼父亦無如之何。一日出門後。忽閱兩旬不歸。其父固恨而任之。而其母則愛子心切。痛哭流涕。誓欲尋其歸。卽彼等終年爲伍之數人。亦偵騎四出。頗有力焉。不意一星期後。木令通大澤中。忽浮一少年男屍。官廳招人認識。商人等往認之。果爲己子。痛哭幾死。卽彼等三人。亦涕泗橫流。哀喪備至。彼等以爲商人善儒。終無水落石出之日。不料商人等以兒子死路不明。力求余偵探兇人。余

偵查數日。卽盡拘彼等於案。蓋商人子出門之日。曾攜鉅款至賭窟。彼等誘之賭。而陰弄之。商人子大逋數千鎊。盡入彼等之囊。後乃察覺。遂與爭鬧。殊不干休。彼等遂殺之。而投于木令通大澤。入獄者共四人。死者一人。卽係殺人之正兇。餘三人。皆繫年餘而出。彼等固早欲殺余復讎。特知余非善惹者。故遲遲未行耳。今日午後。自克達巴處歸後。余卽往詢一友。六點鐘時。將返家。行經一寂寞小道。頗幽暗。忽見迎面來二人。喁喁語。且行且回顧。似有人竊聽其言語者。形跡殊可疑。余乃急伏廁中。作如廁狀。彼二人匆匆如未見余。而余則已盡見之。一爲尼勃司。一爲三年前犯案之壳根洛。余尼勃司與此人行。必有所異。乃急躡足密隨之。余且行且書一信。幸身畔帶有郵花。遂擲諸於沿途之郵筒內。故爾來時。余亦甫至也。余曰。然則君既干

# 原 书 缺 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鄉優游。

第十二章 尼勃司巧計成拙

一枕夢回。已日上三竿。吾友福爾摩斯已外出。問家人。僉云不知。余私料彼必以昨夜之事。在外布置矣。余匆匆飯畢。至各處行余之職。六句鐘時始返入室。見吾友方與鄉村老叟二人。對坐長談。聲至低微。不能辨。余不便近前聆之。然余之心中。固已料知此二人者。必另有他事。不然求福偵察案事者。儘可響亮道之。且往昔者。有人求福事。往往以余在。不敢言。而福必爲之解釋。今者彼兩人。既不與余爲禮。而福亦置余若勿見。此則必有道也。余乃斜倚牆隅之沙發上。出書讀之。蓋亦不欲見。不欲聞。賭余之氣也。既而聞福曰。此事可矣。余今憶一故事。願爲君等道之。藉遣時日。特此事言之。甚可悲。君

等願聞之乎。二人皆領首曰。願聽教也。福乃言曰。東村有一宦者。弱冠後娶一妻。美而慧。顧三年不笑。亦不言。夫知妻有痛心事。非僅不恨之。且時以好言慰之。終不能動。宦者亦無如何也。伉儷之篤。亦略不遜色。及至四年之春。少婦遂鬱抑成疾。竟溘然長逝。臨終之時。始爭其殘氣而泣。謂其夫曰。妾今死矣。妾實天下之傷心人也。與君結褵三載。陽察暗試。至今日。始知君實一多情多義之人也。方擬與君優游歲月。行夫歸間之愛情。以贖前愆。孰意妾命殊薄。上帝善妬。竟使余一縷殘魂。遽入于黃泉路上。妾生存者。已二十餘載。雖謂雜于生人之中。然究其根源。妾實無日不在荆棘叢中。今日暮天窮。余亦自無戀戀于此生。特余若不逞此殘氣未絕之時。不將余二十年來之苦史。爲君約略道之。則君亦何知余滿腹苦衷。而非寡情于君也。且普天下

之姊妹兄弟。又安知人世間。竟有如此苦女子者。而共放聲爲我一哭乎。

妾法蘭西人也。家饒于資。父在時。于巴黎亦頗著聲名。舍余之外。不復有一兒一女。故愛余如同掌珠。後余之生母死。我父遂續娶一繼母。頗兇悍。初來時。愛余憐余亦備。至年餘生一子。頗鍾愛。而懷余之心。遂于此潛伏。然尙礙于父。不敢過分。又一年而我父死。于是余之慘境。遂至。繼母視余如眼中釘。日以奴婢之役加余身。余亦祇得吞聲忍氣。含苦忍痛而從其命。若是者數年。余之痛苦。非可以言形。唯日求早死。以見我父于地下。顧彼防範甚嚴。苦不得間。嗣後虐余益甚。鄉鄰之間。亦嘖有煩言。欲競起攻之。余思彼當知有所懼。略改其强悍之行。安知彼之心。實毒逾蛇蝎。此事傳方一日。余方在廚下舉炊。彼忽喜笑盈前。作其和靄可親之狀而言曰。好女兒。執炊事。余亦

當爲之。爾可休憩片刻。爾前程尙大。勿過勞而有傷于身也。言已。直前奪余薪。坐灶下爲炊。余此時心反怦怦然。宕不止。不知繼母懷何意。得毋大禍之將臨乎。欲與之奪。則又勿敢。思繼母者。往昔兇兇然示余之職務。較之牛馬而更甚。雖日夜工作。無休晷。而詬詈之聲。尙不絕于耳。一日十二時。一年爲三百六十五日。阿父死後兩載。余無日無時。不在繼母之白眼下偷生。欲睹其一分一秒鐘之歡顏。且早夕祈禱。亦勿得。今乃頓改常度。呼余爲好兒。慮余傷身體。按之天理。固當如是。而彼者。實別具一非人類所當之心。且余亦絕不作是念者也。今若是。殊使余百思而不得其故。不識彼故作仁慈。使余入其彀。而欲殺余乎。抑或彼竟天良大發。知前行之皆非。而將痛改之乎。再不然。則必因鄰里欲攻之。彼知不能敵。故不得不以女兒視余。固若是。則余



亦幸甚矣。雖不求似昔日我父之愛余。此無岸之苦海。或能脫離。如是者三日。余體甚適。心中之愉快。正不可以言詞形容。一日。繼母謂余曰。好兒。余已爲爾擇得佳壻也。爾此後之幸福。正未艾也。余聞之。愕而且羞。不敢置一詞。僅茫然視之而已。繼母又言曰。爾憶爾父甫娶余後。余何等愛爾。其後爾弟生後。余忽易平昔之態度。日以惡聲報爾。爾視之。似余無情。視爾如仇。不知余于此中。自有至理存焉。爾雖非余所親生。然而骨肉二字。終不能改。且爾頗聰慧。余亦素愛爾。余之所以兩年來。常以怒目嚮爾。不肯略與爾歡笑者。蓋男子弱冠。女子及笄之時。其心血最不能定。若無人時加嚴訓。則勢將目無上老。且或有不可思議之事發生。而爾乃適當其齡。且爾父已歿。則其訓教之責。辭余莫屬。故余之如此者。實亦欲修爾心而養爾性。使爾成一貞潔。